

DEC 7 1948  
北平圖書

# 新動力

胡適題

## 革新號

第一卷 第一期

半月刊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新動力雜誌社行

### 目錄

革新致辭.....	王 珏
「獨立研究」不是「孤立研究」.....	荀清泉
閒話新加坡.....	紀文海
北平，萬載，長安.....	曉 傳
青年與黃色新聞.....	田希聖
斯大林所愛的女人.....	紹宸譯
社會動態	
憂鬱的孫薦蘭(上).....	董 圻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特別介紹

辦理商業銀行一般業務

# 天津殖業銀行總行

手續敏捷  
利息優厚

地址：第一區羅斯福路七十號  
電話：二局六三三四〇號  
七八二六

## 革新致辭

王珏

新動力經編輯者最大的熱心與力量，已完成了它整整的一卷的工作了。革新號第一卷第一期，在編者同仁方面想，是盡可能的使這小小的刊物，新動力這個名辭，就是象徵着新青年的力量的。

我們的主席曾召示我們說：「我把國家的大責任，放到我們的青年子弟的身上了。」我們在惶恐之餘，我們將怎樣去回答我們主席的召示？我們將怎麼去致力完成我們主席賦給我們的重大使命呢？民族的前途，國家之命運，是那樣的遙遠崎嶇。在勝利以後，在建設之初，是那樣的艱難與繁重。我們必須用更大的努力去加強我們的學習，用更大的努力去積極從事我們的工作。這一小小刊物，就是我們力量的源泉，一切言論都希望是我們青年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表現。也是我們學習和工作的園地，根據我們主席的四項諾言，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我們當盡量發揮我們的意見。既然，我們青年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由現在起，我們更須留心國家之利害，社會之興衰，以及民族前途之發展，我們都有主張，都有意見，更有這種權力，也就是我們的主席賦給我們的，誰也不能污蔑的權力。

但是我們並不是亂發無的之談，我們必須站在真理與正義之前，為人類，為民族，為國家爭取自由平等幸福而發言。所以我們必須用深刻而遠大的目光，去觀察那些，分別那些，是不是：偉大與渺小，崇高與卑鄙，人道與獸道，合理與非法，光明與黑暗，美麗與醜惡，莊嚴神聖以及荒淫與無恥。然後，我們毫不留情的打擊那些壞的，把善的美的真的表揚起來，終於在人類生活之間，有着絢爛閃爍的美好日子。而我們國家民族以及世界，都能有着輕鬆而愉快的良好秩序與生活，這就是我們這一小小的刊物，這青年們自己的刊物，一個努力的目標，一個神聖而崇高的理想。最後就是希望愛好本刊的讀者以及撰稿者，大家來共同努力培植它，發展它，愛護它，以臻達到我們的理想。

(1)

950653

# 獨立研究不是「孤立研究」

苟清泉

十月十日雙十節那一天，胡適之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的講演中，特別提出了兩點——獨立研究與獨立思想——島勉全體師生，他的用意是要提倡一種研究風氣，使北大的教員們都能努力從事於獨立的研究工作，同時對學生方面要培養他們能利用工具作獨立研究，獨立思想的人，這意義很深長，很重要，這兩點不僅止是北京大學努力的目的，也應該是全國各大學，各學術研究機關努力的目的，本來大學與研究機關的任務，主要就是提倡研究與培養獨立研究的人才，抗戰期中大學與研究機關倒是增設了不少，但事實上，很少有能担負起這主要的任務，來推進研究工作，培養研究人才的，甚至有些研究機關竟變成了衙門，七八年來沒有看見他們進行過一點研究工作，培養一個研究人才，真是浪費了國家的財力。

現在抗戰已勝利一年了，各學術研究機關均先後復員，復員後雖然經費仍很困難，但環境與設備總要比抗戰流亡時期的情形好得多了，不能再死氣沉沉的，要拿出精神來，盡量利用現有的環境與設備，蓬蓬勃勃的展開工作，用一分錢，作一分事，過一天，作一天研究。

今後我們提倡研究，還要注意提高研究的水準，胡先生在他的講演中所以要特別強調獨立研究，獨立思想兩點，就是不但要提倡研究而且還要提高研究水準的意思，他重復的說：「要提倡獨立的，創新的學術研究 (Independent original research) 獨立思想是獨立研究的必要條件，不能獨立思想的人，不會能作獨立研究的，所謂「獨立」胡先生解釋得很透徹：「不育從不受欺騙，不用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用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用別人的頭腦當自己的頭腦」，所謂研究 (Research) 應該就是指獨立的，創造的學術研究，為什麼胡先生不單言研究，而要特別講明獨立的，創造的研究呢？這是因為他恐大家誤解了研究的意義，惟恐大家不明

白近代研究的標準，故特別這樣明白的說出來，不但提倡研究而且還有提高研究水準的意思在內，以別於一般不合研究水準而自以為在作研究的所謂研究工作，中國的研究空氣尚不濃厚，研究工作很不普及，有好多讀書人真是不明白研究為何物的，就是大學畢業生未受過研究訓練的，或進入衙門式的研究機關中混一兩年未曾作過一點研究的也往往不明白研究的真義，不明白合乎什麼標準的才够得上稱為研究，故胡先生特別在研究二字上加上獨立與創造四字是很有用意的。

所謂獨立的研究，再明白一點說，就是：研究的題目是要自己擬定的，研究的步驟是要自己計劃的，研究的結果是要新的，是創造性的，對人類文化有所貢獻的，把所得的新結果寫成的報告，就稱為創造性的論文 (Original Paper) 或簡稱論文 (Paper) 把人家研究過的題目當做自己的題目，抄寫人家的結果東拼西湊而寫的文章不得稱為論文，普通報紙上，刊物上所登載的文章大多是通俗性的，整理性的或介紹性的，這都不得稱為論文，這樣的工作不得稱為研究。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要注意所謂獨立的研究不是孤立的研究，所謂獨立並不是說要一人憑空冥想，不參考前人的意見，不參考同時代同人的工作成績，參考人家的工作，正可以啟發自己的思想，改進自己的工作，一個優良的工作者，在未進行一個專門題目研究之前，必須先知道古今中外的學者對於這一門學問已經研究到什麼程度，那些是已經解決了的，那些是尚未解決而須要繼續研究的，要不然，若一人憑空擬定了一個題目來研究，不管這類問題人家已經研究到什麼程度，或不管這個問題是否他人已經作過而且這問題是已經解決了的，則結果是閉門造車，白費了時間與精力，像這樣的研究不是獨立的研究而是孤立的研究，近年來中國有好些學

者就犯了孤立研究的毛病，有值得提出來提醒大家注意的必要，十多年前不是報紙上載過說某某工程師花費好幾年的工夫研究數學上的三大問題嗎？說他解決了一個，認為是很大發現，這位工程師就是犯了孤立研究的毛病，他與數學界隔絕在那裏作閉門造車的工作，殊不知數學家早已證明這三大問題是不能解答的，他還在那裏研究求解答，公然說他已解決一大問題，豈不是笑話嗎？後來數學界指出了他的錯誤，這種孤立研究的結果是悲慘的不但浪費時間與精力而且精神上的損失也是很大的，去年不是曾甚傳一時說某國立大學的化學系主任得了諾貝爾獎金嗎？全國各地報紙認為是中國之光榮特大為他宣傳了一陣，當時只要知道研究標準的人，都認為不可靠，因為諾貝爾獎金不是這樣容易得的，後來報上又說他因研究電子說以解釋分子構造而得諾貝爾獎金，由此當時研究物理學的專家們就可斷定了他不但不能得諾貝爾獎金，就是任何獎金也不能得，因為物理上老早已進步到利用量子力學來解釋分子構造了，他不知道，還引用古老的

電子論來解釋分子構造，這種落伍的研究，趕不上時代的研究結果，怎麼會得諾貝爾獎金！後來事實證明去年得諾貝爾獎金的果公不是他，這位化學教授也就是犯了孤立研究的毛病，近代科學的發展，好似裝飾品一樣，真是日新月異的，稍一不進步就會落伍的，稍一不留心人家的發展，就會犯孤立的毛病的，近代的研究不如以前的單純，研究化學的也常常注意到物理學的發展，以前研究生物的不必需要多少物理學與化學，但是現在生物學的發展引用了高深的數學，物理和化學要想作爲一個趕得上時代的生物學家，就非得化學物理數學都好才行，所以現在從事研究工作的人，須得要把眼光射遠些同時要把眼界放寬些，在今天我們提倡研究，不但要注意提高研究的水準，同時要注意放寬研究的基礎，不能走偏狹而孤立的道路，所以我們要提倡獨立的研究，同時要注意革除孤立的研究，這是很重要的。

× × × × × × × ×

## 閒話新加坡

紀文海

假如你手上有一本小小的世界地圖，翻開一看，在馬來半島的南端，你可以看到一個小島幾乎橫在赤道上，扼着太平洋與印度洋通道的咽喉，那便是大英帝國皇冠上一顆燦爛奪目的寶石——新加坡。

歷史告訴我們，在十三十四世紀時代，新加坡稱爲大錫馬時代，它曾經一度繁榮過；可是後來爲回教所毀滅，從此新加坡便成爲荒涼的漁村，僅有少數貧苦的漁夫居留着，而且爲海盜隱匿之處。如此一直到英人萊佛士發現了它的重要性，以極賤的代價購得後，才在積極經營中繁榮起來。後來自南美洲的巴西移植了樹膠之後，遂一日千里的更加繁榮了。

新加坡又稱星洲，有時候也稱獅島或石叻。它不但是世界十大商埠之一，而且是重要的軍港，英帝國不惜以六千萬鎊的鉅款來建設它。在島上

的東北角則爲軍港所在地，開共耗去英金二千萬鎊，先後費時達六年之久，浮塢雖三萬噸的巨艦，仍可通行無阻，是全世界最大的海軍船塢；而其飛機塢，在遠東又是首屈一指。同時在島緣的許多小島上，到處有砲台的設置；所以在珍珠港事變之前，那一個不說它固若金湯？但比較聰明的人都會不以爲然。如果日寇直接攻取星洲，當然可以迎頭痛擊；可是日寇終於在馬來半島丁加奴登陸，這一來乘虛而入，不到三個月工夫，星島淪陷了。星島一失，仰光繼之，於是乎整個南洋羣島，頓然改觀，日寇霸佔了整個南洋羣島。新加坡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所以有人稱它爲遠東的直布羅陀，絲毫不過份。

新加坡雖爲英國的殖民地，可是全市七十萬人口中，華人竟達六十萬



蹟！勝利了，他們懷着欣歡的心情，期望着祖國從此國泰平安；他們希望國際地位提高以後，他們可以得着最惠國的待遇。然而，事實擺在他們的眼前；他們親眼看見由於長期抵抗侵略所得的地位與榮譽，已經被自己不爭氣的內爭，沖得黯淡無光，於是乎他們失望了！試問一個分裂的中國如何能够不使國際地位一天天的低落下去？

樹人大計，華僑從來未曾忽視。在新加坡，因為環境的關係，根本沒有一個中國大學，而完全中學在事變以前也不過三個而已。因為在新加坡的情形，一個高中的畢業生，除非他希望回國升學，否則對於他們的出路並不發生重大的影響。一個英文學校的畢業生，他們很容易的可以到政府機關去做事，待遇極優；可是華文中學的畢業生，不是學不致用，跟隨家庭的環境，改行從商，就是做做小學的教員而已。而其待遇只能夠得上在政府機關任職者的四分之一，於是乎一般做父母的人，有時未免眼光太狹，孩子一到入學年齡，便送入英文學校念書；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當然，他們所受的教育便可想而知了。有些孩子長大了，可是他們的腦海裏還備知道什麼大英帝國，喬治六世！這些孩子們，除了會說他們的鄉話以外，他們還有一口流利的英語；而他們的父母也以此引以為榮。這些人也太可憐，不但中文不會寫，國語不會講，有時候連一點國家觀念也沒有，怎不叫人痛心！可是抗戰震醒了他們，在這八年的抗戰期中，他們也貢獻了不少力量。以後中文在社會上逐漸佔着重要的地位，政府機關用人員，除了英文好以外，最好能兼懂中文。其實，在新加坡的華僑社會裏，並不是與在國內一樣的等國事此。但在此必須聲明一點：那些送子弟入英文學校的父母，大多數是在南洋有不少年代的人，在他們的家庭裏，有時候還說着當地馬來人土話，而女人的服裝是馬來人的裝束。他們離開家鄉太久了，更何況他們從來未曾受過一點中國教育？話雖如此，在新加坡的華僑教育仍然發達得很。在戰前，新加坡原有學校二七七所，其與國

內任何一大都市比較並不遜色，只是中學以上學校特少而已。可是大家想想，新加坡是一個殖民地啊！惟若以新加坡與荷屬或暹羅一比，則新加坡要自由得多，思想並不受嚴格之約束，當地政府設有華文視學司，專管華校事宜。其實他們的工作不過巡視以定津貼之多寡而已。在戰前，也有所謂會考，但流弊所至，變成每一個學校以變態的情形來教導學生，使他們在會考中得着較好的成績，以期得着較多的津貼，這是錯誤的。在新加坡的僑校，不管是中學抑或小學，他們所修的課程與國內的中小學並無二樣；所以一個高中畢業生回國考大學也不會有多大問題。可是一般人的錯誤見解，就是以為華僑的國文程度太差而英文程度特優。事實告訴我們：華僑的國文程度並不差，而英文也只能說華僑有較多學習的機會與環境而已。在香港甚之於在廣州，我們可以看出先生羅粵語教育。可是在新加坡，每一個小學畢業生，他們都會說着流利的國語。他們的國家意識與那些入英文學校者迥然不同，而較之國內學生也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新加坡光復之後，因為在日寇摧殘之下，所有的僑校，無論是師資，校舍，教材，圖書，儀器，用具等大部淪喪殆盡，片跡不留。但迄目前，已逐漸地恢復過來。英軍接收新加坡之後，日本軍用票宣告廢止，多少人從此破產，變成赤手空拳；連商業之恢復都十分遲鈍；學校更不必說了。可是僑胞對於僑教十分重視，瞬息之間隨着商業迅速的復員起來了。不過在目前，師資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戰前師資便感缺乏，而勝利之後，因爲一部的教師在淪陷期間被犧牲了，有的爲了生活所驅使而改行，總之，解決師資問題實是僑教當前最迫切的急務。此外，僑教的經費也委實是一嚴重問題，以前所有學校大多是公立的，由一般熱心教育的人士籌款贊助，如今一切商業猶未復蘇，盼我教育當局不要忽視僑教而加以補助才是。

閒話至此，算一終結。以上所談，瑣碎零亂，不過由此多少可以窺見新加坡的梗概罷！

## 性急與忍耐

最能忍耐的人：「國共和平商談直到現在還無圓滿結果，真使最能忍耐的人都變性急了」。

最性急的人：「可不是嗎真使最性急的人都變成最能忍耐的了」。

# 北平，萬載，長安

曉傳

我在這裏把三個天南地北的地名湊合在一起。這三個地名，「北平」，「長安」，用不着介紹，「萬載」是江西的一縣，以產布著名。今天講起來雖是「冬萬夏義」，不合時宜；但是，江西的「萬載」，是我們應該知道的。這三個地名，一連貫讀下去，便發生另外一種感覺；好似一種調劑，也好似一種願語。什麼「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什麼「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什麼「國恩家慶，人壽年豐」。也不是這一套嗎？今天把這三個地名連合起來作一個題目，這又是什麼一回事呢？原來別有張本。

事情是這樣：

在抗戰勝利的前夕，曾經一度發生了勝利後建都的問題。於是一般政治家和文化人，都紛紛參加討論這問題。有人主張建都「北平」的，有人主張建都「漢口」的，有人主張建都「西安」的，有人主張建都「長春」的，也有人主張仍然建都「南京」的。當時在大公報上，幾乎每天都有所論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大有「東人欲東，西人欲西」之概。在這個時候，在大後方有個在「南京」發祥的新民報，站在它的立場和它的本位，也鼓吹着這都「南京」之說，並且還組合了三個地名，徵求作對，以資號召，就是：

「南京」，「重慶」，「成都」。

在這裏，他們似乎是這樣的加以介說，南是方位字，重是數目字，京都同是地理字，「重慶」，「成都」，都是固有名稱動用。這可以見這三個地名組合之妙，也可以見這隻聯語作對之難。當時，我也是主張建都「北平」的，見着這個消息，我說：（這把「北平」，「萬載」，「長安」三個地名湊合起來，不正好與「南京」，「重慶」，「成都」作對嗎？）我把平聲字對平聲字，仄聲字對仄聲字，一般八恐有疑問，還在對聯這一

套玩意上，也自有其一格。在宇宙間天然作對的莫顯著於陰性和陽性，然而陰陽二字，便俱是平聲字；其它，如雌雄二字，也都是平聲字，牝牡二字，便俱是仄聲字。這在對聯學上應該造一個名稱叫做「同聲相對」。日本沙門遍照金剛撰之鏡秘府論，中有論對一篇，有段文章是這樣：「元氏云：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書曰：『備招損，謙受益。』此皆聖作切對之例」。他在易經書經中找出來的對文，差不多都是平對平仄對仄。他又在後文第十七例裏講：「元氏曰：『側對者，若馮翊，龍首……又如泉流，赤峯。』」又在第二十三例裏引「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古墓翠為田，松柏掃為薪。』『日光太清，列宿曜紫微』。這完全平對平仄對仄了。即如現在在各軍政黨機關大門左右標榜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和「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也就是這一類。所以我把平聲對平聲，仄聲對仄聲，這是從古至今，都有其例，而不是自我作故。在這三個地名裏，北也是方位字，萬也是數目字，平安同是抽象名詞，「萬載」，「長安」，也都固有名詞動用。把「北平」，「萬載」，「長安」對「南京」，「重慶」，「成都」，可謂天造地設，最妙不過了。當時有朋友從滬漢以此應徵，我說我的主張，根本和他們不同，不用說我不願意和他們作對，就是我去應徵，他們也恐怕不以為合格啊。這「北平」，「萬載」，「長安」作對的故事，從此擱淺。事隔一年，我們勝利了，政府遷都「南京」去了，他們——新民報代表的這一般人的建議被採納了，隨着在南京版新民報刊布「南京」，「重慶」，「成都」的結果發表了，他們認為合適的第一佳作是「中國」，「捷克」，「日本」，其他的佳製尚多，不過其中通都沒有提到「北平」的就是了。「中國」，「捷克」，「日本」，誠然——就單方面來說



是進的，但是拿來同「南京」「重慶」「成都」對照一看，捷字何嘗是數目字？日本這個名詞，又何嘗可以動用呢？然而，人們底政治眼光和藝術欣賞，根本不能強求其同，他們既以「南京」「重慶」「成都」為是，就讓他們各行其是好了。好在「南京」「重慶」「成都」和「中國」「捷克」「日本」，這兩句話還够相為因果，拿來作對，還不失其為「歌功誦德」啊。

事情就是這樣過去了。然而，「北平」「萬載」「長安」這個夢，始終在我腦子裏懷憶着。今年北大復員，我也隨着北上，培風萬里，瞬息京華，真够爽快。七月三十日的那天早晨，我們從戰時的首都——「重慶」起飛，掠嘉陵江流域而北，我從飛機上鳥瞰着一片的平曠綠野，意識到四川的物阜民殷，支持了政府八年的艱巨抗戰，真不愧為民族復興根據地。乃至度越秦嶺，西風吹來，便帶了些兒殺意，竟有高處不勝寒之感。及飛入河南上空，在地下便展示着一片的黃汛區，想到華北各地的掘堤，使人們再受一度史前一般的洪水之災，弄得哀鴻遍野，無家可歸。北方的同胞，他們受了八年的淪陷，八年的流亡，也够水深火熱了。勝利剛剛到來，又遇着鬧騰之禍，弄得他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爭政權的人們啊，你們須知道要想把握政權，須先有羣衆的擁護；要想統治國家，須先得人民的愛戴；你們這樣的作風，你們想着，能為衆望所歸，人心所向嗎？在河南上空，看着的是一片黃汛區，在河北上空，看着的也是一片黃汛區，我懷疑黃汛區就是黃汛區，我懷疑着黃汛區就是黃汛區，我懷疑着「北平」不會「長安」，我更懷疑着「北平」不會「萬載」「長安」。我的思潮隨着銀翼下的雲海在蕩漾，飛機也在牠那「冷然善也」的狀態中御風而行，向前邁進，一瞥眼撥開雲頭，貼貼下降，一個凸字形的大城，便呈現在眼前；青的垂楊，綠的古槐，白的寶塔，紅的官牆，黃的琉璃瓦，水上的長橋，山頭的亭閣，婷婷嫋嫋，整整齊齊，映帶着澄碧的海子，使人胸襟豁然開朗，把剛才的一幅流民圖，忘掉在九霄雲以外去了。這兒便是北平了。飛機飛入市空回翔一周，使我們領略一番「人豆馬寸」的景况，然後在河苑着地，我們下機休息一會，便驅車入城，整齊的市面，廣闊的街道，擁往熙來的人們，似水如龍的車馬，往來穿梭般的交織着，這些，在外觀上表現着北平的繁榮和恬靜，一派的太平景象，恍若未經過一番浩劫似的，

我以為「北平」是「長安」了。來此已有數月，我深深體會着北平的人們底內心都悶沉沉地像懸着一塊巨石一般，糧食的封鎖，煤炭的滯運，生活指數的激增，冀東的吃緊，保定的告急，世界數學研究中心的不設在此地，和市虎的吃人，……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們感覺着不安，我也感覺得「北平」不是「長安」了。「北平」這個故都，這個文化城，自來何嘗亞於「南京」，今天，在「南京」那邊廂是「重慶」同慶，而在「北平」這邊廂却是「長安」不安，我這才發現了「北平」不能和「南京」作對了。

「北平」，「萬載」，「長安」！我這樣的發願着。

「北平」，「萬載」，「長安」！我這樣的祈禱着。

一九四六，十，十八，于北平

## 莫忘記了人民！

中國的前途不是沒有光明，更不是沒有希望，中國的光明希望實繫於搞政治的人們的一念之間。就是：你們莫忘記了人民！只要你們把人民時刻置於念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中國就必然得救，人民就必然安樂，你們也必就人人成爲國家的功臣，人民的忠僕與良友。

天下事就難在這一念之間，或問：假使有權有力的人竟一切急功近利，一切不擇手段，而根本不考慮人民的意志，不服從人民的利益，那又怎麼辦呢？那自然是國家的不幸，人民的禍殃。但要知道，今天畢竟已開始進入人民的世紀，誰也不能強逆民主的巨流，誰若一定錮拘人民，玩弄民主，他們就一定要被人民所拋棄，絕無徵幸。語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廣大的人民力量，是會埋葬一切反民主反人民的惡勢力的。

（摘自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大公報社評）

# 青年與黃色新聞

田希聖

什麼是「黃色報紙」呢？黃色報紙是指刊載「Yellow Journalism」的報紙而言。什麼是黃色新聞呢？在這藍紅相映的現時代的中國，黃色新聞可說幾幾乎觸目皆是，似無贅述必要；不過爲了飲水思源，也不妨將黃色的出處，略作介紹，却亦不無耐人尋味之點。

在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紐約有兩份大報紙競爭甚烈，皆用種種新奇的方法去吸引讀者，藉以推廣銷路，可說是棋逢敵手。一名紐約世界報 New York World 一名紐約報 New York Journal，當時，世界報首先用彩色印刷，請了美國漫畫專家 Outcault 畫了一張連環的漫畫，內容是描寫一個小孩的故事。小孩的衣服用黃色印刷，因此甚引起讀者注目。紐約報見了，立即想抵制的辦法，於是用重金將 Outcault 聘到該報，繼續畫這個漫畫，在紐約報刊載。世界報雖然被別人強將其漫畫師搶去，但亦不甘示弱，又請了一位名漫畫師 George B. Luks，仍繼續畫那個小孩的漫畫，也是用黃色印刷，於是當時美國最大的兩份報紙，每天都刊載着一個「黃小孩」的漫畫，正好這兩個報紙，都是所謂「刺激主義」的急先鋒，人們於是就把這個漫畫的黃色，象徵了「刺激主義」的作風，以後就把報紙登載有刺激性的新聞的，叫做「黃色新聞」。

會憶，去年冬季，我駐美大使魏道明答新聞記者問，說「中國叫罵多於鎗聲」，「More Shouting Than Shooting」這一句語重心長耐人尋味的話，直到現在，還並沒有失掉它的時間性，而且鎗聲越多，叫罵也更多，真是風來樹響，水漲船高，在今日更証實了這句話並非笑談！確爲警句！

尤其是在民主聲中，蔣主席允諾保障人權，思想解放了，言論也自由了。但自由又豈沒有限度，一則不要防害他人的自由，一則不要辜負了

國家給你自由的目的。自由的真諦，在於 By Right, at the cost of 我自己來做，用我至善之努力」。試問公然詆誣國家元首的大報紙，以及公然披露某人夫婦間和生活的小刊物，也算言論自由嗎？假使勞苦功高的元首，可以詆誣，有疵可指，爲什麼全國的輿論，對於此種詭論的報紙痛加指責？若說輿論不公不正，多屬右袒，可是今日的大公報，至少尚不失「大公」二字。因爲甲報會說「大公報不大公」，乙報也會說「大公報不大公」，在此甲乙對峙的僵局之下，至少大公報是中立的，因爲牠既不與甲同流，亦未與乙合污，大公報會痛駁詆誣元首者，可見詆誣英賢的元首，本不在人權之內，更無保障必要！相對的，再說某報新聞圈外，會揭露某人的私生活，如果某八罪大惡極，自有昭昭之國法，恢恢之天理，遲早爲之定罪科刑，若在新聞上揭其瑣屑私事，恐怕第一次生活規範！道德禮義，與第二次生活規範！法律，都先被您那火焰似的情感突破了。疾惡如仇，無庸非議，若不擇手段，至少亦應受「矯枉過正」之譏。

更有的忽略了新聞自由，也許是濫用新聞自由，於是變態的新聞，相對而出。例如！原是一羣狗，爲了爭骨頭咬架了，甲報登出「狗咬人」的新聞，相對的，乙報刊載「人咬狗」的紐斯。狗咬人，原是平常時期的平常事，算不了什麼新聞，可是在非常境况下，平常事也就不平常了，因爲在彼時彼地，原來只是「狗咬狗」，而甲報「狗咬人」，豈不是其中有的狗變成了人了嗎？狗咬了架，在報紙上會變成了人，所以是新聞。而乙報登「人咬狗」，更是奇怪，人咬狗本來即是平常時期的非常事，而在狗羣中咬出人來，也不能不說是奇聞。因此，甲報能引人，乙報更能引人，而且兩報，飾已之過，長人之非，各種文辭之能事，各盡武斷之妙筆。讀者若能作局外觀，不爲黃色刺激所左或所右，靜心細思，比較考究，所謂「

諷刺其所激，淫辭其所陷，邪辭其所離，遁辭其所窮」，來一下歸納，再來一下演繹，那末，甲乙兩報的黃色新聞，表面上是左右背馳，實際上也許就是「狗咬狗」了？所以只要作局外觀，則黃色新聞的表象狗咬人與人咬狗，俱不難一眼望穿，而其本質呢？自然也難逃慧眼。

正因為新聞是輿論的前驅，所以報章便應成為正義的後援，如若新聞報紙不帶有黃色意味，而是清純的，潔白的，那當然是最合理想了。現在列舉三件事實，希閱覽諸君分神留意：（一）關於審奸：漢奸，多數是認賊作父，禍國殃民的，人民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所以在報紙上，天天可以看到關於捕奸，審奸，斃奸的新聞。可是事有原則，也就不能沒有例外，漢奸之中，也有極少數的人，情有可原，罪無實據，並非不可以減刑及緩刑的，不過，如褚民誼之遲遲轉赴刑場，周佛海的緩緩解交法院，一般人民是相當焦急的，所以大公等報紙，常爲了這種類似的情形，發出了正義的呼聲，有時也許不免言之過激，可是，這只可說是公論的怒吼，這大不是私意的黃色刺激。再說到張蕪卿案，與何承燁案等，司法當局與監察當局以及各該當事人方面，各各執一辭，社會人士對報紙上只可作比較觀。雖然在報紙上，各該方面的書面談話，以及「無冕之王」對他們的訪問記，更與以調其各執一辭，以致普通人士，對於內情的底蘊，早在疑似之間，可是傅斯年先生對於張案不起訴處分之抗議，雖由報紙更與以強調而登出，可是這也不是狹義的黃色刺激，而內中多是民族正氣。（二）關於清查團：因爲少數貪污的劫搜，由於五千資料，而產出了「人心思漢奸」的悲痛惡果，於是清查團應運而生，因「關於檢舉貪污」，一時便成了街談巷議的資料，而報紙的記載，更也轟動一時，雖然報上可能見到「希望着蠅老虎一齊捕」的語句，以及星星點點的揭開了官僚內幕，這正是喚醒着有關當局注意，也並不是故意聳人聽聞。（三）關於北平的美軍車禍，報紙上可說是「無日無之」！雖然關係方面說，望人民審慎觀察，於過度的宣傳勿輕信，因爲有奸人在作「藉題發揮」，這種情形，

容或有之，自不無推敲之必要，不過車禍車禍，誰也不能不說是血的悲劇，爲了亡羊補牢，免得因噎廢食，所以報紙上痛罵車禍，又自然不是黃色惡意，也許有別具用心的，有心人當然會分析。

雖然，黃色新聞亦確有善惡之分：如上所述，或打着國家的旗號，或掛着人民的招牌，而假公濟私的人們（自然與法人都在內）所製，自然是名爲愛國保民，而其實是殃民禍國，這種新聞再塗上黃色，愛國志士當然對之深惡痛絕，而望其從速洗心革面，共策建國。善意的刺激性新聞呢？例如真正呼籲同室勿操戈的新聞，真正號召力禦外侮的新聞，骨子裏皆有苦心孤詣的愛國熱情。對這種新聞，却惟恐其黃色之不深，愛國青年誰不同情愛國青年呢？既說同情，即不能袖手，必當各守本位，各盡天職，分工而合作，使社會有正常狀態。善意之黃色新聞多一份，則惡意的便少一份，「日月出而燭火自息」，若仍任其漫漫長夜，則「星星之火」，又誰能禁其燎原？

總之，黃色新聞如乾柴，青年志士如烈火！携乾柴以近烈火，勢在必燃；擁烈火而觸乾柴，一觸即發。所以青年們對於惡意的黃色新聞——兄弟鬩牆，骨肉操戈等，要作局外觀，要作壁上觀。不然，非但以自己千金之軀，供野心家一擲之注，而且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而對於善意的黃色新聞呢？「國家獨立，民族自決等，則務必寄以義務感與責任心。不然，則苟全一個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而忘了國家民族萬劫不復之痛，有害於國，無益於民。但是，何爲黃色新聞，又怎能別其善惡呢？莊子「超以象外，察其真中」，那末，在青年與黃色相見之初，必先自作局外觀。察其本質，然後再作趨避，庶幾只有韓國棟家之玉碎，而無身敗名滅之目焚。西諺：「火是剛良的僕人也是罪惡的主人」，「The fire is the poet's servant and worst master.」意思即是：由我作主，因勢利導，火能有利於人羣，反是，由火作主，即我本身亦難免受火焚。黃色新聞是有火力的，有可燃性的青年，怎能不先作局外觀呢？

# 斯太林所愛的女人

紹宸譯

世界上人對於斯太林的私生活知道的很少，關於這位將軍，爲夫爲父的描述確實極少，斯太林旅行向係獨身。在他偶然離開莫斯科時，伴隨他的人中，既無女人又無朋友。斯太林是使他的親友及家屬避開公眾眼睛的。這並不是說，他是使這些人離開他的生活。他這種嚴肅的態度，或係他天生謹慎的產物，因爲他不願讓入說這位大將軍是受女人影響的。但是爲蘇聯領袖作傳的人，如肯深切觀察斯太林的私生活，但可發現女子會對此人發生很大的影響，而且女人對他的影響比對現代其他領袖都大，因爲使斯太林陷入迷戀之女子，不只是一個人這些女子對於斯太林之多重人格，偉大行爲及鋼一般的思想，均有助長之力。斯太林是個謎，不只是一端，例如，俄國何以改變了它的鬥爭式的無神論之國策，何以修繕舊教堂，並建設新教堂？何以對舊教之教堂大量供給款項，及印刷之便利，並賦以統轄全部東歐之大權？許多妙論及近似幻想之理論被人試作說明斯太林心緒變化的原因，但有一種情形均略而未言。這就是，有一個強毅而富有勇氣，而對斯太林關係極大的女人。以斯太林之權勢，榮譽，這位女人始終未因此而對他滿意，而斯太林，其權雖能指揮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廣大領域，却無時不設法去取悅於她。她的名字叫作愛卡特尼亞，加哥石維里 (Ekaterina Djugashvili)。她是一個喬成亞 (Georgian) 農夫，有着異常溫和的面容，深陷的棕色眼睛，及濃厚的白髮，她不是別人

，就是斯太林親愛的母親，斯太林雖缺乏虔誠，但他母親對他是永遠親善的。她不斷的替他祈禱，尤其是當他前後六次入獄的時候，當斯太林二十八歲時。革命使他離開了最後一次被監禁的獄房。斯太林請他母親去莫斯科享受他勝利之果，他母親拒絕了。當無宗教聯合會瀰漫全國之際，這個涅長叫農婦仍不停祈禱，她嚴厲的對他權勢煥發的兒子，聲言她專任在梯夫里斯 (Tiflis) 只有破爛傢俱的兩間屋之平房裏，也不願生活在無宗教之莫斯科。

斯太林深愛他的母親，想用俄國教堂壓迫平民，教士都係殘暴之人，甚至因窮人不費費竟不使掩埋等說法使他母親變成他一樣的思想。這次革命！斯太林告訴他母親說！就是人民對教堂的反抗。因爲愛卡特尼亞不是一個有學識的婦人，對這些話時常不能作答，但她的信仰是不能動搖的，據說她曾有這個預言「孩子，你必須先將屬於上帝的及教堂的，然後，而且非到那時候，你方能成爲俄國偉大的領袖」。斯太林的母親，在一九三七年八十七歲上死去。她僅到莫斯科去過一次，但是，或者只是她，而非其他任何人，是促成俄國新教會政策之人。斯太林再建宗教，恰如他母親的願望。有一次在斯太林某種勝利歸來的時候，她心懷希冀地說她仍是寧願見他爲一僧侶而不願見他爲全俄領袖。當教堂恢復的那一天，斯太林往他母親墳墓獻花，這事是大有意義的。

在斯太林早年時期，另外有一個女子在他心靈上留下了痕跡，關於他的第一次婚姻，人所知道的消息不多，那段婚姻爲時甚暫而其情可悲。最初，斯太林愛上了喬成亞 (Georgian) 一個黨務工作員名叫蘇尼茲 (Sondase)。在一九〇七年他倆結婚，兩人繼續在俄國作地下工作。因爲一則被皇家警察追捕，二則既無財產復無固定家庭，這一雙愛人無有享受快樂婚姻的機會。他倆結婚後不多幾個月，斯太林就被捕而在巴固 (Batumi) 入獄了。在一九〇八年蘇尼茲生了一個男孩，命名爲加克伯 (Jakob) 或又名亞沙 (Yasha)。斯太林被流至西伯利亞，而且拘禁之所不時轉移。他很少聽到他妻子的消息。他母子生活不穩定，蘇尼茲最後染了肺炎之症，她死的時候，斯太林遠在西伯利亞，撇下的孩子托付朋友代爲照顧。斯太林聽到他太太的噩耗非常傷心。他痛罵自己，而且覺悟到既爲革命家當初就不應當結婚，因爲奔走革命地既不能贖家，又不能與妻子應有之照顧。經過這次悲苦打擊之

後，他才繼一般的決定將黨務政治列爲生之首要。而將婚姻，如有結婚之必需，列爲次要。從那時起，他就投身於共產黨的活動。但是斯大林孤獨了。他感覺家庭環境之需要；他需要他母親照顧他似的一個人照料他，總之他對黨務重要之理論雖高，他有愛的需要了。他遇到了納地茲達斯哥亞夫納，阿里魯哥瓦。隨年十七歲，而且在一九一九年即作學生會的代表。納加 (按即前名之簡稱) 是一個長身玉立，黑髮的，美麗的俄國女郎。在維的齊泰及天真時期，她是以代表對西伯利亞的荒涼毫無所知的新青年，但是維承繼了斯大林在皇家監獄裏地下宣傳主義，他愛上維了，並在初會後不多幾個星期，他倆結婚了。在一九二〇年蘇維埃制度能否存續尚是很大疑問，列齊托洛斯基同斯大林均一再遭遇失望。但是年幼的納加絲毫不懷疑並且用維的自信鼓勵斯大林。在家庭中，他的新夫人很少談論政治。但是維給與斯大林一種因地下工作始終未得享受之恬靜生活。維生了兩個孩子，一個男孩，瓦希萊 (Vasily) 一個女孩，斯夫特蘭拿 (Svetlana)。外交委員莫洛托夫 Molotov 喜歡對人說，他常看見過斯大林，當納加預備晚飯時，在膝上搖哄小孩，共有若干次。他倆雖相差三十年。而成就了一個理想婚姻。可是，許多俄國人竟不知斯大林曾經結婚；他永不携同太太到公共場合。但是黨政要人都很清楚的知道維；他們並且知道在辦公時間後，向斯大林家裏通電話是無用的，因爲電話向係維加接談，並且每次都是很堅定的說：「寇巴 (Koba) 正在睡，我不能喚醒他，」實則寇巴 (Koba) 她對斯大林之崇拜 (崇拜) 絕未睡覺，但他對維的回覆並不反駁，只是說：「他們等看好了」。納加拒絕雇用僕人。他們夫婦很儉素的住在兩間屋裏；而且維堅持的說，她能單獨料理那樣一個小家庭。納加對科學興趣很爲濃厚，斯大林并加以鼓勵，所以維化名考入莫斯科工藝學院。

在化學實驗室裏研究。她每日出所居住之郊外，乘電車進城，無人知道她的真姓名。關於俄國化學工藝之情況，她隨時向斯大林供給她偶得而有價值之報告，因之其他委員對於斯大林之工業情事所知特多時常引以爲奇。納加尚有他種天賦，她擅彈鋼琴。斯大林善聽維演奏他愛好的兩隻曲譜，一名喬賓喪禮進行曲 The Chopin Funeral March，一名維地愛達改編譜 Verdi Aida

他倆晚間也時常討論三個孩子的教育問題，而維成問題的就是斯大林前妻之子亞沙 Sasha。納加要他停在家裏，而斯大林反對。他政讀鐵路工程，而成績不佳。斯大林對他兒子的不才，有時怒不可遏，都賴納加和維使事得平息。最後斯大林竟不能再忍，乃令太子離校回家，他說「你若不能作工程師，最低你可以作一個鞋匠」。但是亞沙不從，他逃到高加索作了一個電氣師。當戰爭爆發的時候，亞沙同其他俄國青年一樣的被派入伍，並破納粹黨人俘而爲質。斯大林其他一個兒子瓦希萊現年二十四歲，在紅軍服役，他的軍役成績永是送交他父親的。斯大林的女兒斯夫特蘭拿，是一個傑出的捷克共產黨員。她的結婚是斯大林生平公諸於衆的唯一私事。但是在這件喜事之前，斯大林的生活再度遭遇悲運。納加忽患關民炎症，初不介意，迄至病無可掩爲時已晚。她立時被送到莫斯科最好的醫院，山用飛機聘來之德國著名專家爲之診治，但已無能爲力。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納加死了，年僅三十歲。她生前常奏喬賓喪禮進行曲，而死後也在此進行曲聲中，被葬在莫斯科有歷史性的歐學德威克寺 (Kozmodyerzhitskiy) 柴霍甫的墓傍。斯大林在葬禮時，好似變成石人，兩眼無神，一似不知所發生爲何事者，並且事後多日他幾乎一語不發。外交界人都說斯大林自納加死後即注意羅絲 (Rose) 前任重工業委員拉薩開卡那威池之女兒。的確有人時常看見斯大林同羅絲在一起，而且有幾年他倆很親密。這種友誼於開卡那威池的事業確實有了裨益，他現在是斯大林親信的顧問之一。但是羅絲對此全俄首腦影響並不甚大。他心目中更緊要的人，是一個他並未認爲親密之女子，可是，她在他的政治計畫上有很大的影響。這個女子向來未露頭角，不爲人所聞知，她是俄國特務工作一員。羅絲，在洞悉斯大林莫洛托夫及威丹諾夫各種計劃之少數人中，無疑的羅絲也是一個。據人所知道的，羅絲的名字是開加 (Kaga)。實則維的眞名爲愛卡特尼亞維魯基瓦 (Ekaterina Valizova)。對於斯大林有若大影響之女子而與其母同名，其事必非偶然。開加現在已年逾五旬，但維註頗有術，仍保得以前之美麗，維非特在穿用倫敦及巴黎服裝之少數俄婦中，地位一席，而且各方面都與斯大林案所偏向之農婦不同。開加並非人盡悅服，甚至她的至友都怕她，但均盛讚維的智巧。一九一七年，維服務於一人特務機關，隨即騙了德人而加入了俄國革命團體。維是一個，因向德國軍隊投

擲炸彈而驚人的女魁。在李祖尼安之亂（在此事件，她殺了白軍司令少佐皇子安德尼夫），她中了機關鎗彈受傷之後，他用一把普通的廚刀，十分鎮靜的向身體裏取出子彈。一九一八年她在西伯利亞前線作戰。當內戰之時，無論她在何方面活動，她都募集及組織紅軍衛隊。她好似對任何國人都深秘的魔力，俄人、韓人、喬幾亞人、波蘭人！拉他維亞人以及捷克人都集在離旗幟之下。在阿干基爾，她被英國情報員捕獲，經她隨便運用點魔力而脫逃了。在內戰終了之時，斯大林時為國際委員。要同這個革命奮鬥而組成各種國際團體的女子會一會面。他派她為富盆地區特務長。一九二七年，她被轉任到列寧格勒，她就地揭發了托洛斯基派的反抗陰謀。同年她以旅行名義赴羅馬尼亞，而且運用機謀獲得其外交部之密碼。一九三〇年，開加被派到遠東東部服務，她秘密運送千百有份份子去到中國；這些人日後都變成中國赤化區內赤化八千萬華人的重要人物。在離工作當中，她竟有餘暇談愛情及情急而意圖自殺之情事連環發生。她立即被送到列寧格勒醫院，生命幸得保全。斯大林聽到這事的消息，即令開加去見他。據說他對她很好，但頗嚴肅，他說俄國需要她，她應改變生活方式，並不要辜負她的年齡。他說戰事已迫，每人都要在戰線上負起責任。開加移入了魯比安卡 Rubinska 特務大樓，凡遊人之過其地者，無不見到離：座辦公廳遠非平民化者可比，樓牆塗以中紅棕色，與她黑制服給一個很好的映襯。在離的紅木桌上是奇妙的一排紀念品；有她昔日軍官愛人的舊肩章，一隻帶痕的手鎗，一個中間有孔的銀烟盒，同一隻金戒指；室內並有一架電話直通斯大林及其他高級蘇維埃領袖辦公室。雖然斯大林已秘密同開加卡羅維池之女兒羅絲結婚，但接近他的人都認為斯太

林心目中尚有一個比他更重云的女人。有人曾經看見離與他同乘他美羅柔魯斯號辦公車 Rolls Royce，她每日同他一同出現社會場合，這件事是斯大林歷來所避免的。這名女人是瑪利拿拉斯克瓦 Marina Raszkova，比斯大林小三十歲。她是蘇維埃大飛行家，獲有很多飛行章。瑪利拿正當三十多歲。她是一個半東方式的女子；這副典型是斯大林向來喜愛的。她元澤的頭髮，由中間分開隨便的擺到一邊，在額子上盤成圓髻。她身穿一套很樸素，很醒目的制服配有一個金屬的裝飾。在她的活動生活之外，她並有許多關於航空的作品。斯大林喜歡讀她的書，據說他曾說過：「在讀了許多共黨同志枯燥又枯燥的報告之後，這些航空文字是真正使我精神休養的東西」。瑪利拿在領導一隊蘇維埃女飛行員，作了一次長距離飛行並造成一個女子長飛行新紀錄之後，立時成名。斯大林親到飛行場見五十多架飛機起飛並向瑪利拿致敬其祝願之意。當時創新紀錄者為瑪利拿。她飛至三二七哩時被迫在哥比 Kobi 濕地降落，斯大林聽到她失蹤之後派出千百成羣之偵察機將她尋到。雖然因為這個刻苦的試練而疲弱，她對拯救離的人仍含笑歡迎，回到莫斯科，她高呼為女中英雄。但斯大林却頒發一道正式文件禁止這種兒戲的舉動，他私下裏說：「瑪利拿，生命在我比任何紀錄都寶貴。道路傳言，說斯大林已同她結婚，但就情形而論，斯大林現已六六歲，似無意再談婚姻。可是，他曾對瑪利拿說過在他眼裏離代表一個青年，俄國一個既無蘇俄監獄又無一戰，無須滌罪之純潔俄國；只有她這代的人方能建設起俄國，其他民族間的橋樑。斯大林對於俄國世界之青年具有深切之信心。他們聯合起來，或能消除東西洋之鴻溝而確保和平於未來。」

### 約稿刊本

- 一，本刊絕對公開歡迎投稿。
- 二，來稿須用原稿紙，並加標點符號於格內。
- 三，譯稿請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 四，編者有刪改權，如不願者，務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發表時署名聽便。

- 六，來稿如未被刊載，希望寄還時，請附足郵票。
- 七，既經刊登每千字送酬五千元。
- 八，如蒙投稿請逕寄天津第一區赤峯道二十八號新動力雜誌社編輯室。

# 憂鬱的孫薦蘭(上)

董圻

(一)  
當我第一天走進這老大的宅第的時候，我就有着一種冰冷而陰森的感覺。正如我的命運一樣，它們同是缺少陽光，過着同樣的悲慘生活。這種感覺一直到離開那里，過了很長的歲月，還在我的回憶裡，時時的叫我精神上起着痛楚。

我是被這家主人，當作教師請來的，也可說是雇來的。這家有四個年齡差不多的孩子，最小的是七八歲，大的也不過十一二，全是男孩，這四個小孩差不多把一切所有小孩的毛病都佔全了。愚蠢，玩劣，打人，罵人，禍害，完全。完全是鄉村裏一羣小放豬的。我一來，他們就全把我圍上，一個個全是黑眉烏眼的渾身連泥帶土，好像是剛由地窖裏，鍋爐房裡，或是廚房裏拖出來似的。誰能信他們是住着現代化的洋樓裡的人呢？我想：我能作他們的教師嗎？這會叫我頭痛的，但是，後來叫我頭痛的竟不是他們，到是別的。

由於躲避那些迫害，由於我一時的貧困，我不能不忍耐着一些時候，就這樣我終於作了

這家差不多半年的教師。日子一長了我什麼都知道了，可是我也由於教師而一變成為打雜的了。

這家的祖父孫乃昌，在滿清鼎盛的時候，聽說作過什麼地方的巡撫，兒子這輩，還作民國的委員，現在這家最老的主人，是這家的孫子輩的人，現在六十多歲了，是個非常健康的老頭子，這個老頭子在年輕的時候什麼都嗜好過，就像吃喝嫖賭，抽大烟，抽來過，不知怎麼一下子忽然學好了，什麼都忌，現在連一個銅板都捨不得化，這家業就守住了，他在這城市裏雖然不算頂大的財主，但也够上百萬富翁了，據說頂上的好地，就有五萬多畝，在外，銀行裏存的錢，拿美金計算就有六十多萬，以外房產還不算數。

現在這座大樓，是做過國民黨委員的兒子輩蓋的，好像是蓋了好幾年，直到那委員咽氣的時候還沒有蓋完，由於那高大的圍牆，黑大的鐵門，深灰色四方的大樓，和那久被風雨剝落了顏色的窗棂，可以看出在二十年前的威勢來了。

在這高大的圍牆裏，除了一座大樓之外還留有四畝空地，在當初設計的時候大概是要修蓋一個美麗的花園的，可是現在，由這家主人老頭子自己的主義，是種了菜了，你想：在這現代的大都市裏，寸土如金的時候，拿四畝地種菜，若不是這樣有錢人家，有什麼人能幹得起呢。

老頭子是個萬事不求人的主義者，什麼事都自己來幹，不花一個錢，是再好沒有的了，自己種菜園子，自己打井，自己預備一個斧頭，鋤子，鏟子，鋸子，電燈壞了自己修理，水管子壞了自己修理，有井，有菜，白麵圓了一百多袋，煤圓了一百多噸，都是一年的吃喝，成天的關着大門過日子，全家上上下下誰也不准隨便帶一點東西，連草紙紙我成手掌大的小塊，誰也不能多耗費，下邊人成年的吃着那壞壞的粗糧食，菜都是自己園子出的那幾樣，今天是：上頓白菜下頓韭菜；明天是：上頓韭菜，下頓白菜，誰也不用想換個樣兒。

這老頭子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早死了，大少奶奶是寡婦了，二兒子是鴉片鬼，成天在屋裏抽大烟，一天到頭下不了三次樓，這老頭子的主義他說：人一抽上大烟什麼都不想了，省着在外邊胡鬧，把家底敗了，抽大烟能抽多少？所以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也都抽上了，老太太和女兒不抽大烟，老太太有點癡思，成年在床上念佛，在床頭上供着佛龕，床上擺着經，女兒是二十九歲的大姑娘，還沒有出嫁，這完全是老太太給就誤的，老太太捨不得再就是找不到門當戶對的，你想，像這人家婦

姑娘還不容易嗎？可是老太太挑的利害，不是孩子長像不好啦，就是人家不如他們有錢，再就是人家孩子上洋學，老太太心理以為上洋學的孩子，一定是不能守家過日子的人，洋派花樣多，靠不住，女兒嫁過去恐怕跟着操心，就攔一天一天的女兒快三十了。

我一打來那一天就被安置在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裏，那是接連着門房後面的一處空屋，有很好的地板，有兩層窗子，因為前面是門房後面是高大的圍牆所以一天就有兩小時見着太陽，又黑暗又冷，甚至於白天都覺得開燈，有一回我白天開燈，給我送飯的劉媽，她就告訴我說「不要開燈啊！老爺見着要罵的！」

我吃的飯就是劉媽給送來，一盤白菜湯和幾個黑黧饅頭，饅頭是上邊吃的，白菜湯是下邊人吃的，我很佩服這種處事的方法，這樣會安排，我竟成了不上不下的中間人了。

劉媽是個三十多歲肥胖的女人，長着很高的額骨，有一張很好說話的薄而大的嘴，她第一次來就坐在我的床上，由於她的肥重的身軀，我的木板床就常常發出響聲，我真是提心我的床會垮下來，我又不好意思不叫她坐，但是我很不高興她那兩條粗大的腿，在我床單上擺擺着，這還不算她一開口說話就叫我更驚異起來了。

「劉爺你麼地方人呀？」  
我想這個人是有點弄錯了，由於她的這樣叫我劉爺，和她那樣隨便往我床上一坐，她走把我當成和他們一樣的人了，我想我應當糾止她，但是她的話又來了：

「您給老爺講好了嗎？他給你多少工錢啊！」

「不知道」？我有點火了，我想罵她混蛋

「你可要先前他說好，五萬塊錢一個月，外邊都那樣高了，他們給我們八千塊，這人家才……」，她把聲音放小了，頭子往前伸一下說：「全是嘴善心不善」。

說完這話，她就悄悄地走了，她走以後，我生了半天的氣我想這個混蛋，她把我完全當一個僕人了。其實她並不是什麼混蛋，混蛋的倒是我自己，第二天我就證明了我確是一個僕人。

因為屋子黑暗，我起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屋子牆角上有冷水管子，我就用冷水洗了臉，我出來的時候，老頭子自己正拿着掃帚掃院子呢，一看見我就說：

「老劉！」他這叫法使我愣住了，可是他馬上又改口叫我劉先生「你來幫我掃掃院子」一面把掃帚送過來一面說着「這大司傅才懶呢，你來掃掃，我去澆園子，兩天沒澆水了」，他把掃帚交給我我就往園子去了。

我想當教師的還管掃院子嗎？這簡直是拿我當打雜的了，我本不想掃，但是，我又想老頭子實是自己還掃呢嗎？也到沒有什麼？於是我就掃院子，不久院子掃完了，我把掃帚剛放下，老頭子就出園子出來了，手裏還提着一筐韭菜。

「來！來捧韭菜」，她一面叫着，一面把韭菜就拿到我的門口來了，他坐到台階上，

## 社會動態

### 豫學生劊頭

#### 是誰的過錯

「開封航訊」國立漢中中學豫籍學生，自學校解散，學生迄今滯留汴垣，借住省立二小，因教育廳對彼等始終未能及早妥善安置，學生精神多苦悶異常；在十月中旬的早晨，突有學生楊永富者，因經濟來源完全斷絕，又乏親友告求，自念前途茫茫，竟萌自殺之念，在被窩中以刀鏢其頸項，被同學發現後，渾身鮮血，經送省立第一醫院後，因傷重不治而亡！這是誰的過錯，汴垣省府所在，教育廳，輔導處，訓導廳，輔導學生的機關，不知所視何事？

### 國法何在

#### 非法捕參議員

「開封航訊」河南省參議會頃接洛陽縣參議會電，該縣參議會據參議員董純熙之妻李月娥呈稱：十區專署派便衣二十餘人各持槍支於深夜聲音奉命逮捕其夫，適其夫外出，實言以告匪



就開始揮起來了，我也只好同他揮揮菜我露在他的對面，一邊揮菜我忍不住說：

「大師傅作什麼呢？」

「大師傅一個人不中用，忙不過來」，他看了我一眼這樣說：

「他淨幹什麼呢？」我問。我實在不明白他的話。

「冬天燒鍋爐，夏天弄菜園子，掃院子，做飯，擦地板，還要看門，廢貨！什麼也作不好」。

我想這本來是三四個人幹的活，當然他一個人不行啦，怎麼說廢貨呢，於是我說：

「爲什麼不多雇幾個人呢？」

「多雇人！多大開銷呀，連吃帶拿。」他十分怒氣的說，用力揮着菜。

「那麼，你老人家自己幹，不大辛苦了嗎？」我恐怕這老頭子發火起來，我表順這話是爲他着想的。

「不幹誰幹啊！」他還是怒氣勃勃的說。

這話很好答覆就是：多雇幾個人吧，可是我知道這不必往下說了，如果我要再說，他一定還是那句話「多雇人，多大開銷啊」我已經明白，他是抱着元寶跳井，捨命不捨財。我覺得我跟這樣的人說話是白費，我就低着頭揮我的韭菜，兩個人就沈默着，一直到揮完了韭菜，誰也沒再說什麼，這就是我剛到這家第一次的試工，後來，我的確不是什麼教師了，完全是個僕人，是個打雜的。

（二）  
這家孩子並不讀書，上學害怕學壞，怕學

會化錢。在家裏也不讀書，大人們都說小腦子沒長成，怕累壞了。大少奶奶是算婦，所以拿兩個孩子當命根子，二少奶奶對孩子更嬌慣，孩子說怎麼就怎麼，所以她的兩個兒子慣的像活爺爺似的。這四個孩子都隨便打人，隨便罵人，這家人除了老頭子以外，沒有一人不換他們的罵的，但是換罵以至挨打最多的，到是他們的母親。罵起來就是爺長的媽短的，有時候竟拿磚頭子砍他們，他們還得叫他們砍，不然，他們就要在地下打滾「連叫帶罵，一鬧就是一個整天，誰也不用想好。我不作他們的教師，到是我的幸運了。

我的工作第一是看門，雖然這家平常沒有什麼人來往，但是打付那些什麼信差啦，警察啦，清道夫啦，也得有人。尤其是孩子們的出來進去啦，以及倒垃圾啦，都得開門關門。除了這以外就是替少奶奶們跑跑街，一會帶着大少奶奶的孩子買面包，一會帶着二少奶奶的孩子買糖人，反正一切買零碎跑跑街的事都是我。再就是倒土箱子，打掃院子，帶着弄水澆園子，差不多是無處不到，無事不作，最好的差事就是替老頭子寫寫帳，抄個家具單啦，無論如何倒是拿筆桿的事呀！再者，就是替老太太抄抄佛經，說是往外送人的，是老太太自己積陰功的，老太太倒是和藹，老叫我劉先生，爲了抄佛經，不能不叫我坐着，所以在老太太那屋裏，我倒有了一個教師的樣子。

平常在午飯以後，這一家人差不多都到老太太那裏坐一會，所以我跟兩個少奶奶和孫蘭小姐，不久就熟識了。

料竟將其毒打，天明方去，其夫董純熙，迄今未歸，不知生死。又據縣參議員李移山報稱：十區專署派十餘人各持槍支衝入其住宅，翻箱倒櫃，恣意搜索，又將其押解專署，王專員視其如罪犯，囑問：「你有許多槍支爲何不報？」彼答：「無槍支，何人報告，不妨面質！」王專員竟隨口結舌，遂將其放出。參議會特電省府，依法懲辦，以肅法紀而保民權。嗚呼！國法何在？

### 上海國貨展覽商場開幕

#### 王曉籟重賦廿年前的口號

【上海航訊】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國貨展覽商場開幕了，說起國貨展覽來，民國十四年在南市半墩園舉行國貨展覽會，要算做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次開幕的時候，王曉籟仍然在會場上喊着二十年前高喊的口號：「提倡國貨，不買東西——東洋貨和西洋貨」。懲前毖後，我國工商界和全國同胞能不努力直追，吳市長說：「在技術上求改進，使國貨真能適應消費者的需要」。方主委喊：「打倒官僚資本」，爲工商界支援，提携！

大少奶奶快近五十歲了，是一個矮個子而有高嗓子的人，在年輕的時候，聽說她是最好講道理而又最動聽的，可是現在進了道德會，常常去聽道，自己說自己是個大善人，只要人們一到一塊，她就扯起她的高嗓子，宣傳道德會那一套大道理。

二少奶奶是一個帶有殘像的人，可是心裏却很好巧，她老是說自己是優子，無論什麼事情，她老裝模，打牌的時候，手裏老是不乾淨，偷牌，滿嘴胡說，如果要看出來她滿嘴了，她就發瘋帶僵，她說她不會打牌，不認識，分不開九條六條，她說她常拿一萬當二萬，實際上什麼都懂什麼都精，要是人家不注意她就裝過去，常常的胡一百胡說三百胡。

我在這裏第一次看見老太太女兒孫蘭蘭小姐時，我對他的印象很壞，由於她那樣一把乾草似的身體，我以為她是一個第四期肺病的患者，她的四肢都是那樣的細弱，胸部好像有點向內陷着皮膚完全貧血的蒼白顏色，一雙大眼睛就佔去她整個面部四分之一的地方，實際是由於她那尖瘦的小下巴，才把眼睛顯得更大的，它是那樣臃腫無神，好像是有着一層藍色的霧罩着似的，人們好像永遠也不能透過她那雙眼睛的藍霧，去窺破她的內心，所以人們也不能了解她，也不去了解她。她的臉老是呈顯着一種表情，那就好像是憂鬱而哀怨的表情。她不受說話，也不愛笑，老是那樣靜靜的眼睛在遠處看着。

在老太太屋裏談天的時候，大少奶奶老是說着她那高嗓子宣傳道德會那一套。

「男人，是天嗎！女人是地，她能蓋過天去嗎？」

「男人打你，你不能反抗，你還得給他作飯，叫他休息，吃飯，吃飽了飯，好有力氣再打你，多虧他不打了，才拉到。」

「這就是家庭過日子嗎！宜德教孝呵！」

二少奶奶老是說孩子的胃病，老罵大師傅，不是飯費硬啦，就飯爛啦，其實呢全是她怕孩子吃不着，得着好吃的東西硬叫孩子吃，一直到孩子吃的堵脖子了才完。

老太太每天是講她的夢。

「劉先生呵：你是念書識字的，你說，我昨夜晚夢見失火，可是怎麼回事？就好像在老家裏的，真真的五間大草房，火苗子一穿多高，你給我圓圓，是禍是福？」

我告訴她我不會圓夢，她就說：

「嚨，真是！念書的，連周公圓夢圖都沒看過。」

這樣談話，天天都是在老太太屋裏繼續一點多鐘，完了，大家才散，可是孫蘭蘭小姐，老說什麼也不說，並且好像什麼也不聽，只是坐着，眼睛望着遠處，也不注意人，也不注意人們說的話。完了就回到她樓上的屋子裏去，除非到吃晚飯時出來一回，再也很少的下樓來，如果要到晚上的天氣好，有月亮有星星的，她也許到院子裏來走走，或者搬一個竹椅子在樹下坐坐。

自從我到這家兩個多月，她就沒有看過我一眼，更沒有同我說過一句話，或使我替她作一件事。

## 新動力半月刊

革新號

第一卷 第一期

社長 王 珏

主編 夏 景 衡

發行者 李 春 光

印刷者 新動力雜誌社

每册售價法幣三百元

地址 天津第一區赤峰道

二十八號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 天津中興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皮毛，猪鬃，馬尾，馬鬃，山貨蛋黃，白，各種土產

進口：美產礦質油類，煤油，黃白凡士林，西藥，化學品用，小蘇打粉，松香，紙類，大小五金，美國紙烟，罐頭，自行車，車帶，汽船，機器布疋，呢絨

如蒙惠顧請面洽或函商無任歡迎

接洽處 天津第一區哈爾濱道九三號本公司

電話三局 〇四七六一  
四六二七

電報掛號 CHUNHSIN  
中文電報掛號八七四五

## 元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專門辦理進口業務

直接由海外輸入

紙張 五金 汽車零件 機械

洋酒呢絨工業原料等等如蒙

惠顧請逕到本公司洽商

地址：天津市第一區合江路三十號  
電話三、一九八八、三七九一

# 東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第一區赤峰道二十八號

電話：三局〇七四八

電報掛號：英文“Tungfang”  
中文「三五八一」

## 貿易部

- 1 進口：五金、呢絨、紙張、西葯、膠皮帶、煙捲紙等
- 2 出口：大豆、豬鬃、皮毛等

## 生產部

- 1 工廠：本工廠所出各種香烟零整批發
- 2 農產：牛乳、各種園藝品

## 運輸部

- 1 辦理國內各地水陸運輸等事項
- 2 代辦信託報關倉庫等事項

## 地產部

- 1 代辦房地產買賣租賃事項
- 2 代辦房地產稅契經租等事項

如蒙

惠顧請駕臨 敝公司或函商接洽無任歡迎接洽處  
天津本公司